

年前到友人人家喝茶。友人出示一囊,说送我一份小玩意儿,刚好可当压岁钱。解囊视之,乃一枚铜硬币。硬币正面是戎装国王站像,背面是湿婆骑牛像。这枚铜币,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贵霜王朝的货币,大概年份是公元一到四世纪。友人翻到一本书的某页,果然与书上介绍的贵霜王朝的货币图样相同。算起来,这枚铜币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年。因为时间久远,这枚铜币黑乎乎的,边缘部分还有星星点点的铜绿。这个“压岁钱”,有点意思吧?

小时候过年,除了新衣服和好吃的东西之外,最有诱惑力的还是压岁钱。乡下寻常人家,压岁钱的额度不大,仪式感却都不缺。出去拜年,长辈也都会给个压岁钱。记得出去拜年,压岁钱是五角钱的纸币。

前不久,水稻博士沈希宏的新书《要做一粒好种子》在嘉兴做分享会,我陪同去了嘉兴,第二天当地朋友带我们去沈荡。沈荡是一座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镇,古称“沉塘”,水陆密布,尚未过度开发,慵懒宁静,如同刚醒的样

子。古镇上有一家胜利饭店,因余华的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声名远扬,书里的主人公许三观卖血后,总会来这里点一盘炒猪肝,喝二两黄酒。我们去了胜利饭店,人声鼎沸,排队老长,我们只好站着看看,感受一下饭店里复古的风貌。又在沈荡的书店里,买了余华的两本书。后来重读《许三观卖血记》,刚好翻到一段——许三观把大儿子一乐找回来,带他去吃了面条。许三观说:“你要是去了他那里,他就不是给你吃一次面条,他会天天给你吃面条。”一乐说:“我不去他那里,我就要在你这里。”许三观说:“你以后不要再去找他那里了,你是他儿子。”接着,许三观从口袋里掏出五角钱,塞到一乐手里,说:“这钱你拿着,明天买些零食吃。就当是……压岁钱。”

五角钱的压岁钱,并非是过年时的特定仪式,而是许三观对一乐的物质补偿。余华笔下的这份温情,夹杂心酸无奈,还有底层人民特有的粗糙的表达。我和筒儿、

### 压岁钱

周华诚

加兵兄坐在沈荡的谷仓咖啡馆里,翻读余华的书。余华说:“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。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,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。”

好了,还是说压岁钱。现在现金用得少了,只有压岁钱似乎还用得着钞票。小孩子对钱也没有多少概念,给他压岁钱,怕是对钱也不太认识了,好奇的心情大过兴奋。早几年,偶尔有人拿几张外国的钞票当作压岁钱,也并非真有什么用处,而只是小小趣味,意义与现在流行的文创品之类差不多。尤其有意思的是,几年前朋友出示过一张100万亿面值的津巴布韦纸币,一张薄纸,十几个零的数字,却被人称为“连茶叶蛋都买不到”,后来更沦为废纸一张,用来当压岁钱,还算堪为一用。

想起清代苏州文士顾禄在《清嘉录》中写过江南习俗,翻到卷十二有《压岁钱》一节:“长者贻小儿以朱绳缀百钱,谓之压岁钱;置橘、荔诸果于枕畔,谓之压岁果

子。元旦睡觉时食之,取讖于吉利,为新年休征。”压岁钱与今相同,压岁果子倒很有意思,把一些果子放在枕头边,新年钟声敲响时吃吃,还是有一点仪式感的。

清代文人家,写小孩子压岁钱时,常附一手书,写着吉语,放进特制的刺绣荷包。这倒是风雅极了。学者梁章钜在《归田琐记》中回忆,其父亲赠压岁钱时,必附一纸手书《元旦试笔诗》,这样的做法,不只是给一点压岁钱,其实更有教育和启示的寓意。

袁枚《随园诗话补遗》卷四记:“杭俗,除夕有‘馈岁’之礼……吾友陈星斋尝以自画《岁寒图》赠侄为压岁,题曰:‘此君聊代囊中钱,守得岁寒便是仙。’以亲手创作的文人画代替压岁钱,画中‘岁寒三友’松竹梅,应了岁末时令,可称为文人压岁花的典范。

郑板桥也画梅花,他在一幅《寒梅图》上题诗:“寒家岁末无多事,插枝梅花便过年。”作家朋友王祥夫,每年过年都要画梅花。对于他们来说,画梅花,点染片片喜气洋洋的花瓣,每一瓣也是最好的压岁钱。

就缺一根葱。鱼躺在案板,姜也切丝,偏偏忘了葱。可清蒸鲜鱼,怎能没葱?

若转身下楼,直奔菜场,买葱回家,不过十分钟。可我站在灶台前捶胸顿足,不由自主摸出手机。买菜平台上,一根葱标价九毛九。但平台规定,满三十九元免运费,非会员配送费六元。一根小葱的身价就这么飙到六块九。其实,葱本是赠送——若记得滑到底部,勾选翠绿小字:“需要”或“不需要”。只是点选匆匆,一旦错过,就被默认为“不需要”。偶尔犹豫片刻,还会跳出提示:葱已送完。

这狡猾的平台。我对着屏幕埋怨,手指却点进店铺,盘算家里还缺什么。厨房翻箱倒柜却一无所获,又转战卫生间——毕竟平台不止卖菜。甚至,还有很多新奇玩意。我虽常常心动,却从未下手——比如那“敲出好运”的冥想木鱼,莫名让我想起最近刚到地铁站,车就“恰好”开走;又比如手剥瓜子的向日葵,我惊觉:原来瓜子来自向日葵。可每次指尖落在“立即购买”时,我迅速盘算:木鱼能买几斤排骨?向日葵能换几包盐?我几乎能听到选品官在屏幕那头的轻笑。

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头一回发现,我竟把采购干得如此到位——家中满满当当,连一根葱的缝隙都没留。最后,我竟为一根葱,买了一桶油,明明橱柜里还有两桶。这单,耗时30分钟,20分钟在送货,10分钟在凑单,比下楼买葱多出两倍,但下次若缺货,我大概还是会拿起手机。

这事听来荒诞,却似乎已是日常。凑单,不断挑战我稀薄的算力,尤其当天降红包时。有一回,我想买“大公鸡”清洁剂。刚打开软件,正好弹出“满79减20”的优惠券。我心头一喜,开始谋划一桩大生意。

鸡蛋、抽纸、酸奶、薯片……我在“刚好满减”的迷宫里打转。可算来算去,最后留在购物车里的,竟没有那瓶“大公鸡”——那只有火红鸡冠的鸡,高昂着头,雄赳赳准备上台表演,台下却空无一人。但我明明是为它而来啊……一切从头来过。终于屏气凝神,卡着79.3元成功下单。我长舒一口气,向家人炫耀这番战绩。直到有人打开比价软件——凑单的抽纸,另一平台只要半价……千算万算,终究算不过平台。我曾为凑单买过一小袋猪油。四块九,三十克。那晚,用它炒上海青。油在锅里化开,泛起质朴而直白的香味,瞬间回到童年——灶台上那只蓝白搪瓷杯,总是凝着雪白油脂。而这份滋味,竟也成了算法推荐中的“童年记忆”。我仿佛被困在算法的五指山里,一个筋斗翻出去,抬头还在它的掌心。

如今每到傍晚,我刚拿起手机,两岁小孩就会嚷嚷:妈妈在买菜。他认识那些五颜六色的图标,甚至报出名称。待他长大,还会为一根葱左右盘算吗?还会记得菜场的模样吗?在他最爱的绘本里,有南货店、玻璃罐、电子秤……但也许,这一切终将定格在二维纸面。

想起小时候,母亲说:“像你这么大,我都会打酱油了。”我问:“什么叫打酱油?”忽然,母亲回过神:“哎呀,葱还没买!”

我望着手机,“骑手”在移动。鱼仍在案板,葱还在路上。

没吃过也没见过松茸,就是觉得挺鲜美。后来她去西藏玩,回来时递给我一大卷报纸,里面是十来根用苔藓包裹的松茸。“我在林芝菜市买的,当地人叫太娇嫩了,教我平铺在纸上阴干,你赶紧回家下面条吃了。”要知道,那是二十年前,电商和冷链都不发达,她是如何抱着这一卷报纸坐汽车、上火车、转飞机的呢?

2009年冬天,我和朋友去贵州徒步,在大小七孔外的民宿遇到了一个四川人。他话很少,几天相处下来,大约拼凑出一些零散信息,之前做金融业,经历了汶川大地震,失去很重要的人,后来辞职去海南,爱上潜水,辞贵州前,和南沙西沙的渔民们一起混日子。他说了很多潜水的故事,记得最清楚

的是一份礼物,是一把小巧的瑞士军刀,大红色的,二十四岁本命年的礼物。我当时很震惊,怎么会有人送刀,那个送礼物的人告诉我,莫向外求,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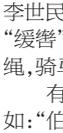
这样的人生态,很棒。

### 「马谜」趣谈

刘茂业



### 「谜话」



岁次丙午,在踏马迎春的喜庆日子里,我们谈谈关于“马”的灯谜。首先是与新春相契合的谜作。如:“送走蛇年(打汽车品牌一)“马自达”,谜底意思说蛇年过后“马”自然到了;“新春献词(打古文篇目一)“马说”,别解为“马年新春说的话”;“欢欢喜喜过大年(打旧时衙门称谓一)“马快”,“马”指马年,“快”是愉快、欢喜;“新年征程(打话剧《家客》人物一)“马时途”,解释成“马年时的征途”。

有一条谜为:“看似牛却是马(打字一)“午”,“午”看看似“牛”不难理解,说它是“马”,因为十二地支与生肖的对应关系中,“午”就是“马”。这种运用“马”“午”之间互相扣合的方法,在新春灯谜中很常见。如:“马年开销(打花卉名一)“午时花”,解释为“午年时候的花销”;“件(打人种类别一)“马来人”,谜面视作“马(午)来了个人(人)”。

“马谜”主要的特点是“以马”说事。借今年央视春晚主题为面:“骐骥驰骋,势不可挡(打NBA球员一)“马威”,谜底以“骏马威武”之意扣合。又如:“赤兔位居第一(打股市称谓一)“红马甲”,“赤兔”为红色的马,“第一”即“甲”;“嘶(打女歌手名一)“马一鸣”,南朝书《玉篇》中释“嘶”为“马鸣也”;“昭陵六骏(打外国足球队简称一)“皇马”,“昭陵六骏”乃唐太宗李世民征战生涯中的著名坐骑,谜底解释为“皇帝的马”;“缓轡(打体育项目一)“马拉松”,“缓轡”意为放松缰绳,骑马缓行,谜底别解为“马的缰绳拉得松了”。

有关“马”的不少传统故事,也是入迷的好素材。如:“伯乐相马(打成语一)“一举千里”,春秋时期的伯乐以相千里马著称,谜底别解作“专一推举千里马”;“孙悟空天庭差事(打口语一)“放一马”,孙悟空大闹天宫前被玉帝封为“弼马温”,负责放养马匹,谜底别解为“放的是一个马”;“跃马过檀溪(打西汉人名一)“刘安”,谜面是《三国演义》第三十四回中的著名桥段,刘备坐骑的“卢”危急时刻在檀溪一跃三丈,救主脱险,谜底解释为“刘备平安”;“老马识途(打心理学名词一)“认知过程”,别解为“认识、知道走过的路程”。此类典故谜作,能让灯谜的品位得以提升。

有人给我从湖南寄来一条腊鱼。有多大呢?一个两三岁小孩可以完美骗进那条鱼的肚子里。有多长呢?我把它举了起来,全须全尾儿的,硕大的鱼脸正好把我脑袋遮住。

这是一条风干的鱼,金澄澄的,散发着烟熏的樟木香,扛在肩上,起码五斤,也就是说,在水里,有一二十斤。

我被吓坏了,不会是庄子《逍遥游》里的鲲吧,半夜会不会飞走?

朋友给我发来微信:“元江的大青鱼收到没?”“你是把青鱼精活捉了送我吗?”“想什么呢?正宗火焙鱼,切成小块,冻冰箱,能吃一年。”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吃一整年的小鱼干,但这个礼物确实触目惊心。一会儿我就平静下来了,毕竟不是第一次收到这种“惊人”的礼物。

也是一年春节前,一个福建朋友给我寄来一条特大海鳗干,有多长呢,我试了,可以绕着我的腰身两周。他说福建人过年都要送这样的“大宝剑”,寓意着“年年有余”。那是一个像卡尔维诺

小说里的人物,十多岁时就从福建的深山里出来讨生活,跑过码头,当过水手,我认识他时,他正在动物园的海洋馆里做驯兽师。

我去馆里看他训练,顶球、套圈、双鳍鼓掌,忍不住夸起来:“你的海豹好聪明啊!”他翻个白眼:“这是一只海狗。”

不知是不是那天他训练时陪我聊太多了,小家伙突然生气了,百米赛跑般从水里冲上陆地打算咬我,“快上楼梯”,他在身后大喊,我三步并作两步跳上观众座位,那家伙趴在原地,湿漉漉地恶狠狠地瞪着我。

“海豹在陆地只会蠕动,海狗才会奔跑,记住了吧,他倒不急不慌,走过来,把手塞进海狗的嘴里,给它咬起来,“它今天被训多了,不高兴,气不撒掉不行。”我眼睁睁看着他手上的血,一点点渗了出来。

### 礼物

陶妍妍

那晚他带我在动物园里散步,月亮真大真圆,可是动物园里还是伸手不见五指。我才知道,猴子晚上也蹲假山赏月,鸟睡得比较早,老虎狮子过了营业时间,压根不搭理我。

他带我去看小熊猫,刚走到围墙前,呼呼啦啦跑过来一堆,各个眼睛大

的祈愿,都融进这一盏盏光影中。此刻,队伍来到了许国牌坊,开始环绕八脚石柱游走,鱼灯巡游步入高潮。擂鼓的汉子腕系红绸,鼓槌落处,声声震天,直敲进人的心底。鱼灯似乎也沾上了灵气,踩着鼓点,穿梭于牌坊四周。对依水而居、靠水谋生的徽州人,用鱼灯镇水辟邪,祈福一方平安,鱼灯也已成为他们心灵的图腾。尽管这项传统习俗曾沉寂多年,直至进入新世纪方复苏,这一盏盏暗下去的鱼灯,还是被重新点亮起来了。

夜色渐浓,鱼灯巡游的队伍穿过中和街,朝斗山北街慢慢远去,光影渐次消融于巷陌深处。这鱼灯巡游不只是一场热闹的欢庆,它更像是一次时间的回溯。在喧嚣现代的缝隙里,鱼灯巡游为我们寻回一度淡却的年味,也照亮了深埋心底的那份眷恋。

那晚,我和一个同事是饭搭子,中午经常溜去食堂,点一份最爱的松茸茸肉汤。其实那时根本

没吃过也没见过松茸,就是觉得挺鲜美。后来她去西藏玩,回来时递给我一大卷报纸,里面是十来根用苔藓包裹的松茸。“我在林芝菜市买的,当地人叫太娇嫩了,教我平铺在纸上阴干,你赶紧回家下面条吃了。”要知道,那是二十年前,电商和冷链都不发达,她是如何抱着这一卷报纸坐汽车、上火车、转飞机的呢?

2009年冬天,我和朋友去贵州徒步,在大小七孔外的民宿遇到了一个四川人。他话很少,几天相处下来,大约拼凑出一些零散信息,之前做金融业,经历了汶川大地震,失去很重要的人,后来辞职去海南,爱上潜水,辞贵州前,和南沙西沙的渔民们一起混日子。他说了很多潜水的故事,记得最清楚



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 (中国画) 戴培钧

这事听来荒诞,却似乎已是日常。凑单,不断挑战我稀薄的算力,尤其当天降红包时。有一回,我想买“大公鸡”清洁剂。刚打开软件,正好弹出“满79减20”的优惠券。我心头一喜,开始谋划一桩大生意。

鸡蛋、抽纸、酸奶、薯片……我在“刚好满减”的迷宫里打转。可算来算去,最后留在购物车里的,竟没有那瓶“大公鸡”——那只有火红鸡冠的鸡,高昂着头,雄赳赳准备上台表演,台下却空无一人。但我明明是为它而来啊……一切从头来过。终于屏气凝神,卡着79.3元成功下单。我长舒一口气,向家人炫耀这番战绩。直到有人打开比价软件——凑单的抽纸,另一平台只要半价……千算万算,终究算不过平台。我曾为凑单买过一小袋猪油。四块九,三十克。那晚,用它炒上海青。油在锅里化开,泛起质朴而直白的香味,瞬间回到童年——灶台上那只蓝白搪瓷杯,总是凝着雪白油脂。而这份滋味,竟也成了算法推荐中的“童年记忆”。我仿佛被困在算法的五指山里,一个筋斗翻出去,抬头还在它的掌心。

如今每到傍晚,我刚拿起手机,两岁小孩就会嚷嚷:妈妈在买菜。他认识那些五颜六色的图标,甚至报出名称。待他长大,还会为一根葱左右盘算吗?还会记得菜场的模样吗?在他最爱的绘本里,有南货店、玻璃罐、电子秤……但也许,这一切终将定格在二维纸面。

想起小时候,母亲说:“像你这么大,我都会打酱油了。”我问:“什么叫打酱油?”忽然,母亲回过神:“哎呀,葱还没买!”

我望着手机,“骑手”在移动。鱼仍在案板,葱还在路上。

没吃过也没见过松茸,就是觉得挺鲜美。后来她去西藏玩,回来时递给我一大卷报纸,里面是十来根用苔藓包裹的松茸。“我在林芝菜市买的,当地人叫太娇嫩了,教我平铺在纸上阴干,你赶紧回家下面条吃了。”要知道,那是二十年前,电商和冷链都不发达,她是如何抱着这一卷报纸坐汽车、上火车、转飞机的呢?

2009年冬天,我和朋友去贵州徒步,在大小七孔外的民宿遇到了一个四川人。他话很少,几天相处下来,大约拼凑出一些零散信息,之前做金融业,经历了汶川大地震,失去很重要的人,后来辞职去海南,爱上潜水,辞贵州前,和南沙西沙的渔民们一起混日子。他说了很多潜水的故事,记得最清楚

的是一份礼物,是一把小巧的瑞士军刀,大红色的,二十四岁本命年的礼物。我当时很震惊,怎么会有人送刀,那个送礼物的人告诉我,莫向外求,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。

这样的人生态,很棒。

### 七夕会

王凯红

回到老家,我总爱去徽州古城的街巷走走看看。那白日里的古城是青石板上的旧光阴,是马头墙上掠过的流云,是徽墨香浮动的书斋窗棂。而这次,我踩着暮色迈进城门,遇见一片沸腾的夜景——鱼灯巡游。

华灯初放,古城的轮廓渐渐融进暮霭,徽式建筑的檐角上,灯笼次第亮起,晕开一团团暖融融的红光。突然,一阵喧腾的锣鼓声由远而近,只见人影憧憧,灯火摇曳。急切地走近,我才看清,古城的府衙广场四周已围满了游玩赏灯的人群。一支由十余条真人般大小的人鱼灯组成的队伍,在一面“瞻淇鱼灯”锦旗的引领下,正围着阳和门、谯楼欢快地边“游”边舞。细看那些鱼灯,竹篾为骨,

浑体裹着艳红绸缎,金黄的纸鳞片细细贴就,鱼灯内闪烁的烛光,从纸隙间透露出来,在夜色中荡开一圈圈温柔的光晕。乡民们手持竹竿操

纵鱼身,鱼灯随之左右摇摆,将整片广场映照得流光溢彩。

一番热闹后,鱼灯巡游队伍开始向东进发,我被人流推着,两脚时而不由自主地打着战,鱼灯在眼前来回摇曳,烛火的暖意拂过脸颊,竟让我一时恍惚——仿佛此身融于古代某个市井夜晚,是京城六街灯火闹,还是临安万家灯火照?不也是这锣鼓喧天,彩灯晃荡!徽州的前人,想必也曾如此高举起鱼灯,穿行于街巷,将对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

### 时尚

那晚,我和一个同事是饭搭子,中午经常溜去食堂,点一份最爱的松茸茸肉汤。其实那时根本